八編類纂

經濟編

君類

亡國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衆言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

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亾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亾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亾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亾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

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亾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亾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亾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亾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亾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

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羇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

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妒大
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
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
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
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
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
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
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
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
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亾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亾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亾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亾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

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亾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亾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亾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亾亾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韓非子亡徵篇）

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亾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雖

杜而枯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璇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亾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臑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麛、沮麛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廷槐而死、齊湣王亾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

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爲蘗帝鵄夷血高懸之射者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悅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呂覽過理篇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

說欲而驕矜

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遂以自賢、驕盈不止、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于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

身亡逃竄甚于徒隸尚不知所以亾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王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

諭者也悲夫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慈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慈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于根本而美于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史臣曰初斡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

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怨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眞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鎭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鎭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

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拒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四闢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

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术魯小婁室兀林答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寛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

猶之不養也如此

搭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厭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

不恨宋之亡而恨宋亡之時猶生一陳宜中之相且與陳秀夫兩事也豈非天哉以亦天哉

邑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亾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帝㬎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升祔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

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禪代

順帝進齊公蕭道成爵為王、增封十郡、下詔禪位于齊、順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順帝、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宮中皆哭

爾家有此臣子豈其猶知之矣

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臥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順帝乘畫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朋順之壽淵因辭不拜奉朝請

朱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

九錫文又成高論矣如雄之口日新知是夫上善功德皆受禮禪親款｜篇可付梓觀矣

汎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尉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復國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辠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亾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旣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剸也不可犯

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

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招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

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壤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

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秦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勸、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

下人之道惟良懷恐史則貳氏悉則公子

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
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及楚楚子王請殺之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
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
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
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

囚他日公享之

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

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吾危也吏吾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

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存亡國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

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命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繼絕世二則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梅福以成帝久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

殷後復上書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以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

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七

經濟編

君類

興亡論

夫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于父故得祭于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舜非父而其德載于後世不可以

不宗瞽瞍雖其親而無功于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盾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其鯀也鯀雖得罪于舜而從事于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士之所予也　蘇轍夏論

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

周公治才官不嚴於人心

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强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

子孫之遺

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

商論

故凡世之所爲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盡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

細玩一過春秋之諸譚與辨精雅如此

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

周敬王十年劉文王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

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慆滛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輔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

也訴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

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
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
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
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
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
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
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
緊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
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
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

紃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舜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契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之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

也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

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
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
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
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
殆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
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
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
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

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
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
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
如一夫如是龢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後以異姓求
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
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
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
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
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
而婦言是行用讒逆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

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先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

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强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强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

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厝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將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

楚、蚡冒于是乎始啟濮、
漢明帝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
固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秦之
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
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
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
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及
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

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爭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强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
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
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
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
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
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

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六國年表序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

非謀國之疏也乃蘇秦蘇賓貝之巧也

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蘇洵六國論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韓、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

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

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知不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轍六國論

秦并天下并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于取齊而拙于取楚其不敗于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滑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

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于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

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閲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鄰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鄰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而肄楚三

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論

蘇軾

秦固天下之强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于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志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

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也

其二

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爲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于轉戰救敗之師利于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

雄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傾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指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于一戰其鋒至

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騖以嬰四合之鋒卒至于敗而沛公之衆揚袂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鬭樂于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于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

秦之必亡亦逆順之情也

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于吳楚以爲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皋者數十輩遂至于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于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于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

以異術也何去非備論

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

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掩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刻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將方且視小男于床下宮子壻于近郡歘然用家人匹夫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于蠡吾獨與群議爲廣計者亦當中

立如石介然不回斗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宗然後三事百工正辭于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耶反拘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其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哉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聲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

爲理耶權德輿兩漢辨亡論

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閹宦猾朝士之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其有真人起于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爲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

遞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
嘗試論之曰向使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灌
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
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于河上天子
露宿于曹陽百官餓死于墻壁六宮流離于道路蓋
由何公之不明賈翊之言過也于是劉岱喬瑁張超
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
其謀能海內囂然于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
南面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
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積既窘斃

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使諸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痰請呂蒙之命惜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九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于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

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拙于用武、將遇非常敵手、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席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後投身夏口、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群、餌豺虎之口、固

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于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玉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旣殁劉禪舉而棄之覩譙周之懦詞甘忿憤而忘日鬭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志惜其功垂成而智不齊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强袁破黃巾于壽張斬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顱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

然之雄傑矣而弊于褊刻失于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變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于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文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于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幸吡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于兵革人力殫于臺榭高貴鄉公明决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王勃三國論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于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與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于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志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

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李德裕三國論

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彧郭嘉邢顒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斂風長感或一見盡懐然后覺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以顯至公旌貞忠良芟夷叛逆若乃獲魏种而宥之降張繡而不怨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故陰謀未洩天

下已知壽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所以帶藥楊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闊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 宋敬則魏武帝論

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

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其功輕爲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蘇軾魏武帝論）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

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嘯聚
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式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
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
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
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
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
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
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
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于

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
舊物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
于逸軌睿心因于令圖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
于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
心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
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
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
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
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

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
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
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
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
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
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
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

之戰子輸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承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太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愼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陸機辯亡論）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

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拔士盡感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于戎行識潘濬于夷虜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愾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其二

卷終